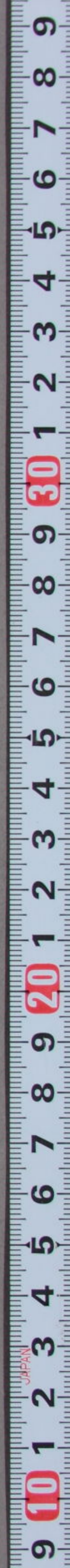


ハ 6
190
16



帝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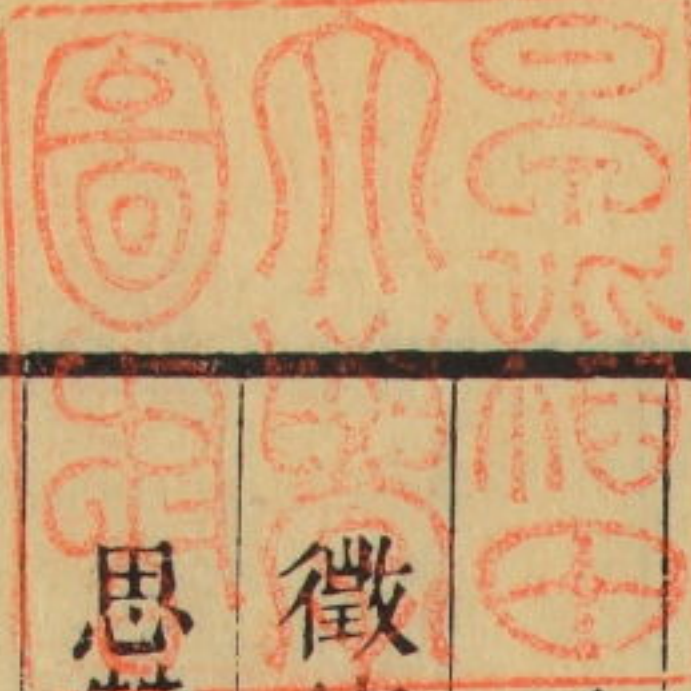
卷二十八之卷二十九
戒士文徵信錄

八和6

190

16

和
門
號
卷
16



文帝全書內函卷二十八之二十九

目錄

二十八卷戒士文徵信錄上

二十九卷戒士文徵信錄下

徵信錄二卷靖海令滇人劉君冰如諱鑑著子襄治
思贊刻於黔思贊官凱里丞後遷閩中令

文帝全書內函卷二十八

義陵劉體恕無我彙輯

古渝金本存全訂

古鼎劉廣恕

古鼎劉悟誠

仁和關 槐柱生校定

戒士文徵信錄上

帝君曰今歲取士不止一端

昆明諸生趙師普力學士也。屢困場屋。遇神祠輒禱焉。夜讀假寐。夢入一第。見帝君上座。旁一人命拜階

下帝君顧吏取冊示之。俄吏捧冊至。凡五束。一福命。姓名籍貫列右。一孝行。一陰德。一祖德。一禍報。五束俱無己名。遂寤。以所記數人錄而藏之。後福命者登顯位。禍報者雖由科第得官。竟賈奇禍。趙亦以諸生老焉。

沁水孫六。狠戾成性。其兄暴亡。見一官廨懸榜。問之。曰。天榜也。皆新貴名。分爲十科。首孝弟。次正直。次陰德。餘皆善行。終列文學者。數人而已。榜尾大書。永不中式者若干人。首曰。暴戾恣睢。孫六兄。遂甦。私與妻

子言之。是科果復見擯。後以事誅。

薛公玠。弘治壬戌登進士第。先一月。夢父同二老。一半小。一絕小。同謂之曰。汝只說中舉中進士容易。要先考我們陰騭。途間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顯達。吾兒尙積陰德。以遺子孫也。公問二老爲誰。父指半小者曰。汝祖父也。絕小者。汝曾祖也。公嘗言之。以戒人云。

要在得人以副衆望

羅倫少時。郡守奇之。周其貧乏。不受。三十舉於鄉。赴

春官試。至蘇州。夜夢范文正公來謁。曰。狀元屬子矣。公遜謝。文正公曰。某年某樓之事。已感動上蒼矣。公憶昔拒奔女於此樓。夢當不妄。又宿山東旅舍。僕拾一金釧。匿不言。行兩日。羅憂無費。僕以金釧告。公怒。返而還之。僕曰。往返恐誤試期。倫曰。此必婢僕所遺。倘主人拷訊致死。是吾過也。寧不及試。毋令人死不瞑也。竟返其家。果婢傾盆水而失。主母笞之。婢數尋死。夫又詈妻。妻亦欲自盡。一門如沸。公出釧與之。合家感謝。觀者以狀元期之。抵京已二月初四。急投卷。

入試。果大魁天下。

宣德中。曹鼐以貢授代州學正。不就。願得劇自效。改授泰和典史。因捕盜夜宿驛亭。從者睡熟。有女子甚美。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焚之。達旦詢其母家。領回。後由典史登第。大廷對策。風飄片紙於前。有曹鼐不可四字。文思沛然。狀元及第。

一以陰功孝行爲上

弘治辛酉。山西和順縣一糧戶。因事至省。夢縣尹到。

文苑全書 卷三
止一青衣捧馬。謂糧戶曰：汝可隨我至會議府。因從行至一省。府州縣官皆集。俄有符使賈文書置案曰：天降山西新舉人榜。至開榜。旁一官唱名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學生。大同府縣皆起應曰：其人孝友。多爲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卽和順縣人。縣尹亦起應曰：其人遵父命。事繼母能孝。至三十四名。縣官應曰：其人舉放私債。逼死二人。中座者舉筆名上打一。又至四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弟爲人傭。中座者又又。至五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捩寫詞訟。害

幾家。死幾人。中座者又又。唱畢。諭各舉所知。衆凡舉二十五人。中座擇九人。寫訖。付符吏而去。糧戶醒記之。次日回遇陳告曰：公中第六矣。因述其夢。陳不信。榜發果然。

燕山竇公禹鈞。事母至孝。三十無子。夢祖父曰：汝無子。又不壽。早自勤修。禹素長者。由是益力於善。先有家僮盜錢二百千。慮事覺。自寫券繫其十三歲女臂。曰：永賣此女以償。遂遠遁。公命善撫其女。長擇良配。嫁之。僕聞之。還感泣謝罪。元夕於元慶寺得金三十。

銀二百。候於寺。失物者泣至。曰。父犯大辟。貸此求生。昨因酒失去。父不能生矣。公驗實還之。復加贈焉。宗戚有不能舉喪者。公爲葬之。凡三十有七。不能嫁女者。公嫁之。凡二十有八。貧無業者。擇其子弟而貸以金帛。俾求生理。活者幾數十家。四方賢士。賴以舉火者。不可勝數。治家儉約。無金玉衣帛之飾。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延師訓人。由之貴顯者頗多。後復夢其祖曰。上帝以汝數年功德浩大。名掛天曹。延壽三紀。五子俱大顯。後爲洞天真人矣。又告曰。陰

陽一理。善惡之報。或現世。或來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公愈積陰功。官至諫議大夫。年八十二。卒。五子俱登第。儀尙書。儼侍郎。侃左補闕。偁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僖起居郎。八孫俱貴顯。

次以處己謙和爲賢

江陰張公畏岩。甲午鄉試不中。大罵試官。旁有道者笑曰。還是公文不佳。張叱曰。野道烏知之道者曰。文貴心和氣平。公心氣如此。文安得佳。張屈服。因請教焉。道者曰。命若該中文不工亦中。命不該中文雖工

無益也。須自己做個轉變始得。張曰：命不該中，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功，而又加意謙謹，以承天休，何福不可求哉？張曰：予貧儒，行善積功，如無力何？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公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感悟，折節自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夢見試錄一冊，中多缺行，問之旁人，答曰：科第三年一考較，中所缺者，原該中式，新有薄行而去之也。指後一行云：汝三年來改過自新，當補。

此蓋一百五名也。及發榜果然。

句容笪

音

巡按重光。氣象謙和，世有隱德。未第時，夢

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宮某道士身上。覺而訪之，訂交焉。及順治辛卯，闈中卽此道士填榜。試官折卷至笪名，訝其姓，欲易之。而道士方唱名時，已直書其姓名矣。遂得不易。

趙裕峰光遠，童年舉於鄉，久不第。其父爲嘉善三尹，隨之官，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怒，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

苦學者則酬其勞

豫章吳士謨。少孤。母孀居。家無以治生。爲人牧羊。挾書坐草坡而讀。主人詈之曰。汝欲亡吾羊耶。士謨嘆曰。大丈夫肘後不可無金印。腰間不可無綠綬。乃棄箠而歸。晝則織履奉寡母。夜則讀書。後竟登第。官至列卿。

宋梁灝。八十二始中狀元。謝表有云。皓首窮經。尙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已多太公之二年。

明孔侍郎傭。爲諸生家貧。養殮不給。每詣學。買二餅。

充饑。五聖閣道媪憐之。謂曰。吾家日有齋。夜有燈。秀才肯僑居此乎。公從之。遂肆志於學。後舉進士。歸媪已卒。公服斬衰送葬。

滇楚孝廉李璋。姿質魯鈍。幼讀書。日僅三行。長爲諸生。鈍亦自若。古文制藝。俱於先師位前跪誦。三年不輟。性忽聰穎。後登辛卯鄉魁。

昔人屢試不第。嘆曰。愈讀愈不中。我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我何。因潛心力學。風雨無間。後竟獲售。

高才者則遂其志

張九成字子韶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郡庠嘗閉閣終日比舍生潛窺之則儼然歛膝默坐對簡編若神明後舉進士第一爲名臣大儒

黃裳嘗有魁天下之志自序云余家劍潭之濱斗牛之光上下相映風龍之迅有時變現元豐中南劍州譙門一柱忽爲雷擊作詩云風雷昨夜破枯株爲問天公有意無莫是臥龍踪跡困放開頭角入雲衢次年果魁天下

王沂公布衣時以梅花詩獻呂文穆公云而今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公云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矣後果然

范文正公少有異才有鎔金在爐者見公命賦之公立就中有聯曰如命區別媿妍願爲金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後果兼將相之任

滇楚孝廉李珏音覺聰明穎悟博學高才一目數行俱下初落第深自砥礪或曰君才必高第李不謂然後舉鄉試第一

傲忽者未免黜落

唐宋濟性傲慢。德宗微行西明寺。濟方抄書。上曰。茶請一杯。濟曰。鼎水方煎。可自取之。上問姓名。答曰。姓宋。名第五。須臾聞呼官家。濟惶恐。上曰。宋五坦率也。後禮部放榜。濟無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王文成公曰。今人痛病。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傲生。傲之反爲謙。謙卽對證之藥。然非徒外貌卑遜。須是中心謙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

輕薄者姑示勸懲

項副憲原名德棻。夢己爲辛卯鄉科。以汙兩少婢。被主科名神削去。遂力行種德事。痛自改過。刊廣善書十餘年。且拒奔女二人。後復夢當中第八。後中會榜第三。殿試二甲第五。合之果八數。

孫侍郎洪少遊太學。同舍生得父寄書云。昨夢至一官府。見登科錄。汝與孫洪皆有名。但孫名下硃批示。某年月日。不合寫離書。當除名。生以示孫。孫愕然曰。向過某州。見夫婦如讎。相詬求離。倩予寫之。實無他。

意不謂受譴如此。及就試。同舍生果中。而孫下第。孫急訪其夫婦。尚俱未偶。述前夢。復勸合之。索離書毀焉。後亦登第。居官力行善事。有離婚必婉轉調護。歷官侍郎。

文章假之以定其去留。

台州舉左蹕。赴會試。卷甚佳。房考擬爲第一。忽夢神告曰。此台州左蹕文也。頃居鄉受賂若干。爲請託。致有枉法而死者。陰遣減折祿算。幸勿取。遂黜之。及榜發。對原卷。果左蹕也。未幾蹕客死燕山。

餘杭趙昕。嘗爲主考。云己酉鄉闈閱卷時。已二鼓。偶一卷起。句便不慊意。遂抹之。忽怪風驟起。牕開燭滅。疑而就寢。卷置案上。明晨起視。夜所抹。毫無痕跡。異之。因拔置末卷。乃淮安許致和也。渴欲一見。竟不過晤。未知何緣得此。

康熙癸酉秋。海鹽徐容赴試。詣于墳祈夢。夢神問曰。汝祈何事。曰。請問秋闈中否。神顧吏取冊閱之。曰。汝中式矣。示以冊。上批清晰二字。又曰。歸告汝祖。吳三桂事。當報汝甲第。榜發果中。硃卷批詞。竝無清晰二

字。乃主司刻進呈卷。取其經義一篇。果批清晰。歸告祖。問吳三桂事。祖亦不記。久之。乃曰。向有僕姓吳。婢名三桂。因姦。汝曾祖治之。吾力勸。以三桂配吳。已三十餘年。貽福於汝。誰謂無陰果哉。容字个臣。丁丑進士。

神明司之以公其予奪

宋歐陽文忠公將知貢舉。自恃眼力。誓拔名士。一夕夢金甲神來換其眼珠。修駭問。答云。以俗眼換却慧眼。好去場中閱卷。及入闈取文。入格者。常覺後座一

朱衣人點首。始疑侍吏。及回視。了無所見。俄又復在。故俗云。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撒棘後。夢神將原眼來換。及閱所取文。俱不愜意。

真宗時陳州郡守母病。名道士作醮。伏壇奏表。終夜不動。至五更方醒。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十。守問何去之久。曰。天門放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詢狀元姓名。曰。姓王。二字名。下一字塗黑。旁註一字。遠不可辨。次年榜發。乃王拱壽。御筆改拱辰。

人不自省明示訓言

明季有召。凡請仙者言多。中人爭以禍福叩之。求詩文無不立就。諸生以大比在卽。擇潔地延卜之。俄降乩。乃文昌帝君也。遂判訓士文一篇。畱傳於世。嘗謂惟士無能苦學爲能。

五代桑維翰。縵衣襤褸穿結。類乎鳳尾。人謂之鳳尾袍。嘗赴試。主司惡其姓桑。與喪同。不許入選。維翰鑄鐵硯。堅其志曰。硯敝則易業。後卒及第。致通顯。宋范文正公。蘇州人。爲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讀書蘭若。砌下見埋金一甕。約數萬金。仍掩瘞之。三日

煮粥一盂。晝而爲四。日啖其一。食無蔬。惟嚼薤數莖而已。後舉進士。眞宗朝。叅知政事。寺僧以公會讀書於寺。赴京師求修禪院。公無所贈。告以砌下埋金。僧不信。歸啟之。果見金。寺爲一新。

居貧不富。成名卽富。

甯越。中牟鄙人也。家貧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其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遂爲周威王師。

李景讓母鄭氏早寡。性嚴明。家貧子幼。身訓諸子。小過必撻之。景讓雖貴。不免捶楚。嘗治牆得錢一窖。婢妾奔告。母焚香告天曰。但願諸孤學成名就。此財非力掙。義不敢取。命掩而築之。

士無分於貴賤

李宗諤父文正公秉政時。遠嫌避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異。一日途遇貴人。前騶不知爲公子。遽叱辱之。嗣後每見斯人。必自引避。恐其知而自愧也。

楊守諫以洗馬乞假歸。驛丞不知爲何官。與之抗禮。

笑問曰。公官洗馬。日洗幾何。公亦笑謂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報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跪而起。居丞乃蒲伏階下。睨御史他顧。向公百狀乞哀。公笑而領之。毫不較焉。

王章爲諸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滂泣不已。妻呵之曰。京師雖多尊貴。在朝人誰踰仲卿者。今當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滂泣。抑何鄙也。後章仕爲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滂泣時耶。章曰。前言固是。此則非女

子之所知也。
台州應尚書。初讀書山中。夜聞鬼語曰。某久客不歸。父母逼嫁其妻。妻縊死於此。吾得代矣。公因賣田得銀四兩。作其子書。寄銀回。父母得書。謂兒無恙。婦遂不嫁。未幾子歸。夫婦相保如初。公又聞鬼語曰。應秀才壞我事。不得代矣。旁鬼曰。曷禍之。曰。上帝嘉之。命爲尚書矣。吾安得禍之。公由此爲善益力。歲饑賑濟。親戚有急事。輒助之。遇橫逆。反躬自責。官至尚書。子孫科第不絕。

人在切於勤勞

順治年間。糧驛道熊高。少年由詞林外轉。時嘉興令高登雲。語同僚曰。因果之說。勿言其妄。今熊道臺卽予從叔再生也。熊與高同里。世爲姻婭。從叔積學不第。一生勤苦。年八十而志不衰。一日見二青衣入門。掖之往熊宅。時熊無子。妾將產。堂中親友聚飲。從叔曰。吾爲二役持至此。諸君不爲我解耶。飲者不答。二人掖之入內。見一婦方臨盆。二人共一推。不覺已在盆中。周視嘆詫。熊家以爲怪惡之。從叔遂閉口不言。

至七歲不語。一日隨衆遊至前生高宅。適其壻在門。兒卽捉其裾責曰。相別六七年。不一顧我耶。且見婦翁而無揖禮。可耶。衆大驚。始知其老儒後身。自此能言讀書過目成誦。十八舉於鄉。十九聯捷。出爲監司。公亦不自諱。嘗以告人曰。吾所以名高者此也。滇省科甲。石屏州爲盛。士子結社講經課文。維日不足。篝燈夜讀。滿城聞絃歌聲。偶不讀書。鄰右必問曰。郎君何恙。夜不聞書聲。子弟咸恥之。相戒勤讀。每科榜發。石屏中式獨多。讀書三代。未有不登科者。

凡大比先較德業之短長

金陵朱之蕃爲人愿謹。未第時。夢一神人語之曰。來年狀元當是鎮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黜之。汝家世陰德。與彼相等。次當及汝。但彼三世不食牛肉。汝父子獨未戒此。但能早戒。狀元屬子矣。覺語其父。父笑曰。夢境渺茫。應天府前牛肉。遠近聞名。可不食耶。及夜。父夢亦如之。大驚。父子焚香告天。誓不食牛。明年果狀元及第。

明錢昕欣音初習舉子業。從張節之遊。其外祖思菴吳

訥。作詩遺之曰。阿昕近喜習科場。百里從師日夜忙。
老我會聞前輩說。一憑陰騭二文章。後登正統乙未
進士。仕至知府。

故有司始定文章之優劣

休寧儒士程學聖。師事洪甲。立心無詖。中年後神遊
冥府。爲雷部判官。言事不爽。洪深服之。洪素與潘靈
公祝石林善。潘洪皆積學不第。洪以之問程曰。潘中
癸未榜。祝尙未定。癸未潘果中。洪又命爲祝稽之。程
曰。天榜未定。至戊子冬。又命查之。程曰。祝中己丑榜。

然冥中論人。不止月旦評。平生爲善。一念忽惡。神卽
惡其穢。平生爲不善。一念忽善。痛自改轍。神卽鑒其
馨。至科第專屬文昌。雖祖父善惡。皆比較去取。祝雖
有分。恐猶有那移。揭曉乃定。己丑祝及第。
蘭谿胡僖。全活水族無算。省試寓潘園。蟻數十萬。童
子將焚之。僖救而止。入闈。三書義甫就。蟻集筆端。不
可逐。久之。思忽涌發。四經義俱成。蟻遂不見。旣中。主
司謂其經義有神助。公心知爲蟻報。益力於善。
不可謂前定而不能力學。

袁了凡先生諱璜。訓子曰：余童年喪父母，命棄儒學醫，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一藝成名，爾父夙心也。後於慈雲寺遇一老修髯偉貌，飄飄若仙。予敬禮之，語予曰：子仕路中人，明年進學，胡不讀書？予告以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數學，當以授子。予試其數，悉驗，遂立心讀書。孔爲予卜數，縣考十四名，府七十一名，提學九名，明年赴考，名數皆合。復卜終身休咎，言某年考某名，某年補廩，某年貢，某年選四川大尹。在任二年半，當告歸，壽五十三。八月十四丑時當

終正寢，惜無子。予錄而識之。此後凡考較，無不立驗。獨算予食餼九十一石五斗，當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卽準貢，予竊疑之。後爲署印楊公所駁。至丁卯，殷宗師見予備卷，嘆曰：五策皆奏議也。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士老於牕下，遂批准出貢。連前食米計之，果九十一石五斗。予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淡然無求矣。貢入燕，留京一年，歸遊南雍，訪雲谷禪師於棲霞山，對坐一室。凡三日，夜不瞑目。雲谷問曰：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無一妄

念。予曰。吾爲孔公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無可妄想矣。雲谷笑曰。我待汝爲豪傑。原來只是凡夫。予問故曰。人生信有數。但凡人則囿於數。若極善者。數不能拘。極惡者。數亦不能定。汝二十年被伊算定。不能轉移。豈非凡夫。予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自我立。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爲明訓。教典中言求名得名。求壽得壽。求嗣得嗣。求富貴得富貴。夫妄語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予以實告。雲谷曰。汝自揣應得科甲否。應生子否。予追省

良久曰。否。凡科甲中人。皆有福相。予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且不耐煩劇。不能容物。才知凌人。直心直行。輕言妄談。皆薄福相也。豈宜科甲。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予好潔。宜無子。一和氣能育萬物。予好怒。宜無子。二愛爲生生之本。忍爲不育之根。予務惜名節。不能舍己救人。宜無子。三多言耗氣。宜無子。四善飲燻精。宜無子。五徹夜長坐。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六餘過尙多。不能悉數。雲谷曰。汝旣知非。卽將不登科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從前種

文帝聖書 卷三
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禮再生之身也。義禮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孔公所算。不登科。不生子。此天作之孽。汝所可違。今充廣德行。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作之福也。安得不受享乎。易爲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則吉何可趨。凶何可避耶。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猶爲明白示人。汝信得及否。予拜受其教。因告天。將往日之罪。盡情發露。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以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

功過格示予。命所行之事。逐日登記。予初號學海。是日改稱了凡。蓋悟立命之說。思不落凡夫窠臼也。從此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此皆悠悠放任。此後有戰兢惕勵景象。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容受。明年部考科舉。孔公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純。檢身多悞。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巳至己卯。歷十餘

文帝全書 卷三十一
年而三千善行始完。復起求子之念。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汝儼。予行一事。隨書之。汝母用鷲毛管印。硃圈於歷日上。一日有至十餘圈者。癸未八月。三千數滿。又起求中進士念頭。許萬善。未及滿。丙戌已登第。授寶坻令。到任後。置空格一冊。名治心編。凡行事。纖毫必記。夜焚香告天。汝母謂予曰。居家時。日日可以隨事方便。今公餘閉門無事。可行深以爲憂。予思居官行善。極易極大。卽錢糧一節。若細心清檢。其善無限。因力請上司。清查侵牟飛詭。減至大半。又因時

潦。教民浚築。水不災。更畱心刑獄。辨冤救死。全活甚衆。日久仍爲萬善。夜夢神告曰。君減糧一節。萬善之數已滿。孔公算予五十三歲有厄。予未嘗禱壽。是年竟無恙。今六十九歲矣。書言天難。命靡常。又惟命不于常。皆非誑語。凡人世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非矣。子之命未知若何。卽命當顯榮。常作落寔想。卽命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卽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卽學問優長。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之德。近思蓋父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

文帝至書 卷之八
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卽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耽閣一生。雲谷師立命之說。皆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汝其熟玩而勉行之。勿自曠也。子儼後亦聯捷。

豈可以宿緣而自怠操修

廖公德明。朱夫子高弟也。少夢一神。題其謁刺曰宣義。卽後登第。果授是職。因思前夢。恐官止此。遂不欲

行。朱子諭之曰。人與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琴止能爲琴。不能爲劍。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備。有朝爲跽而暮爲舜者。有惡人而齋戒沐浴。可祀上帝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也。今汝赴官。起心動念。當充廣德性。力行善事。自可挽回定數。前夢不足芥蒂也。廖頓釋所疑。處心行事。一如師教。官至侍郎。

名雖曰士。初無士行之寸長

廖冲。廣西臨川人。初爲廳掾。以犯法被笞。遂勵志讀書。入泮。頗有文名。然性多奸狡。武斷鄉曲。數易其妻。人皆薄其短行。未幾竟登鄉薦。衆謂惡報不果。越數年。冲舟次柳江。感時疫。熱不能勝。自入水死。聞者稱快。

蘇州歐某。積學士也。每課文。諸生無出其右者。爲人不務名節。任情自恣。聲色貨利。猶所篤好。每試名輒殿後。逢大比。必點額而歸。鬱鬱終老。識者謂有文無行所致。

身雖曰儒徒。爲儒服之觀美。

李文節公廷機。有仲弟。布衣也。公旣相。弟入都。候公。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暄慰勞後。訝其巾服。因詰以所自。曰。遊泮乎。納粟乎。三考乎。皆曰否。否。公曰。旣不出此。則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乃衣冠服乎。詰以原帽何在。曰。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徇俗也。弟隨易之。了無難色。

山陰諸生羅某。有文名。鄉里咸重之。羅亦自修飾。儒冠儒服。循循然。若言行不苟者。每應試入闈。輒手痛。

不能書。或憤然不成一字。一友怪之。察其人頗多失德。

不敬天地

趙清獻每夜焚香。若有所祝者。或問之。公曰。吾自少迄今。日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以自防檢。欲知所畏。懼不敢出諸口者。不至見之行事也。公舉進士。仕至叅知政事。

胡昂落魄不遇。以屢舉不第。灑酒罵天。一日出遊。中途忽見一幅黑紙。飄落馬前。取視。皆黃字天篆。昂素

精篆籀。讀之。皆上帝責昂之詞。怒曰。何浪語也。扯碎擲之。躍馬而去。俄雲起。雨作。霹靂震死。僕夫急奔前店。則仍風清日麗矣。

蘇黃門書陰君之言曰。晝之所爲。夜必記之於紙。不可記者。不可爲也。

不信神明

鄴都有閻羅廟。山側又有九蟒御史祠。傳有御史遭蟒而死。土人祀之。甚靈異。嘉靖間。祠旁有楊生者。每過必下馬揖。偶因急務騎而過。夢神責曰。爾前過我。

必步且揖。今乃騎。豈簡我耶。爾欲中。除非日月倒懸。楊謂神尤己。悚然自失。凡遇神。猶加敬禮。已而秋試。經題如月之恆。如日之升。遂中式。

狎侮老成

吳江一士。敬老如父母。見長於己者。肅然執弟子禮。後大比入闈。同號見一老。鬚髮皆白。病臥坐席。爲之覓治湯藥。慇懃服侍。且以所攜人參授之。老人稍愈。方入席作文。已過午矣。老人起視題。提筆疾書。七稿方成。病益甚。生往候之。老人曰。予文已就。頗慊意。病

不能書。無福所致也。承子厚意。今以相贈。必獲高第。士受而錄之。扶老人出榜發。竟中魁。

輕慢前輩

正統初。常熟楊浩然。常爲縣學生。齋詔至三山。巡司例有款。贈銀五兩。同行二生皆高年。取其金。止以筵品送楊。楊以其前輩。心雖不平。而無言。向江濱獨步而去。二人躡其後。楊濯手於江。笑曰。巡司齋詔。豈志哉。願此輩常享例贈也。二人聞之。從後推楊入水。楊兩手下拒入沙中。持一物起。視之。銀也。白光如磨。重

亦五兩。二人駭異。楊後登景泰五年會魁。兵部觀政。上書救章綸。除安州知州。

杜一元。與常允恭爲生死交。常爲兵部主政。沒於九江。其母張氏。年老無依。至金陵訪一元。而一元死矣。子杜環。以父好友之母。畱與同居。呼妻子出拜。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張性褊。少不愜。卽出怨言。環戒家人事之益恭。居十年。病將終。舉手謝環曰。累君已久。願君子孫蕃盛榮顯。環殮葬如禮。後及第。官至太常卿。

違逆父母而逸樂度日

太原沂州生王用予。與友俞麟同社。俞素以孝謹稱。正統庚戌除夕。用予齋戒宿文昌宮。甫就枕。聞帝君升殿。不覺身起出視。見諸神抱冊立柱前。王潛問何冊。曰鄉試榜。送帝君書押耳。問有王用予否。曰無。問有俞麟否。亦曰無。俄而帝君披閱。有押有不押。神退。聞呼王用予入見。帝君曰功名至祕。因汝至誠。十餘年如一日。故名汝析之。汝註上榜鄉科。因汝平生遇神佛。輒求功名如意。妻楊氏白頭相保。孀母在堂。竝

未祈佑一語。以此遲兩科。在下榜五十三名。因叩問
俞麟。命查之。云俞麟應得一科。因事親用腹誹法。故
斥之。王問何爲腹誹。曰。父母語言舉動。麟心不以爲
然。但勉強順之。真性日漓。僞心相與。視親如路人。最
撓神怒。子須慎之。

王龜齡年四十七歲。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
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
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

王祥事繼母至孝。弟覽。繼母所生。勞苦與祥俱。母以

酒毒祥。覽知先取飲之。母驚覆酒。覽娶婦。亦與祥婦
均服役。卒感其母。回心。後九代公卿。

黃士俊。廣東人。敦孝弟。赴試。途聞兄病。嘆曰。豈有急
功名而置兄之生死於不問哉。遂反。丙午北上。丁未
狀元及第。

傲忽師長而放蕩無時

杭州鄒達。自恃聰明。受業塾師。多以古字微文問其
師。不能答。卽去之。凡事數師。皆謂師莫己若。詡詡自
矜。年四十不第。鬱鬱不樂。曰。放蕩於西湖山水間。不

復以舉業爲事。友諍之。鄒曰：吾不屑科第耳。遂以諸生終其身。

錢塘都姓者。姿頗敏。受業張某。每逢課藝。師直筆刪改。都私計曰：偏我文不佳耶。腐儒依我輩爲生。我若歸。彼又闕脯修數金矣。捲書徑去。翻卷不識一字。後竟死於非命。

宋彭汝礪。受業倪天隱。及官保信。卽迎天隱至署。執弟子禮甚恭。天隱死。母未葬。明年妻亦卒。公葬其三喪。嫁其女於同年進士宋渙。

試不遂則罪有司之不公

明稽山章禮。以文章名於時。屢困諸生。棄之走燕。得入試。主司甫閱卷。有巨蟹鼓甲而前。主司異之。寘第一。衆以冒籍攻之。聞於世宗。問何謂冒籍。內侍曰：他省人以順天籍中者。名爲冒。世宗曰：普天下都是我秀才。何得言冒。試題舜有臣五人。一句上詰主司曰：此卷何以當元。對曰：各卷但言五人之賢。惟此卷言大聖如舜。原足治天下。又得五人。所以益治。深得尊君之意。宜首薦。上大喜。冒禁遂寢。

榜初張則謂庸流之濫得

滇省一士觀榜謂同列曰第十名者吾知之素不能文者也。今亦見售耶。語畢其人亦至顧己中式垂淚滂泣。或曰君已高列不喜而反悲何耶。答曰嚴親注望求一第不得。今雖徼倖親不及見是以悲耳。後訪其人最有孝行。

宋黃鏞景定中爲泉州試官校一卷不佳遂棄之。忽體倦假寐夢一老嫗哀告謂其孫今歲該舉城隍司令妾入闈護卷今被黜請收錄之遂以所棄之卷呈

案上夢覺見其卷在案細視復黜之夜又夢嫗告如初且言其夫嘗活二罪囚故其孫預鄉薦幸勿逆天早起弔後二場論甚佳因取之揭曉後閱其卷則論亦無甚高也。

責人者不能責己

浙江一士素以文行稱屢困不售祈夢于忠肅公廟。夜夢神責曰爾好疵議人敢望中耶。士曰某素能謹言竝未道人長短。神曰爾於古昔賢人及當世知名者好求其短而評騭之文之佳者汝必求其隙而議

之徒自快其筆舌而不知含冤抱屈者不少。尙敢謂其無耶。士悚然驚悟。後痛自改。輒以貢終其身。

議人者所以議天

張璫若好訐人陰私。雖至戚亦遭其媒孽。正德乙卯。行過南教場。空中飛一石彈丸。正中其額。還家流血斗餘。舌出數寸而死。

康熙中江南榜發。羣論譁然。某生猶道之最詳。曰某某以賄中也。某某不能文也。某某薄於行也。凡遇人無不告之。一夕夢金甲神責曰。某某先世積德。某某

事親純孝。某某有隱德。汝皆毀之。豈神明之不公耶。汝名已注下科。爲此不特科第無望。壽亦不久。醒後猶謂夢境渺茫。閱數旬。竟以舌病死。

或恃已之見而過人之能

江陰縣修志。一廩生有才與焉。有二節婦。無實蹟可考。遂去之。城隍廟道士夜聞二婦泣訴云。某等一生苦節。死載縣志。某生不訪聞而表之。反削氏名。神云。此生合登黃甲。旣輕節義。當削其祿。道士告之。生斥其妄。明年考劣。奪廩。憤憾而死。

或銜己之長而攻人之短

周師厚與張商英素交好。師厚有所餘官酒。托商英賣之。商英奏於朝。周坐貶。後商英以舉子某囑舒亶。亶曰。是嘗訐周師厚者。亦繳奏其柬。奪商英官。

命狐綯爲相時。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以爲訕己無學。遂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坎壈終身。有詩曰。固知此憾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或矜所學而忽畧一世。

沈承字君烈。高才博學。聲聞藉甚。而矜才傲物。一鄉達先生以所作詩文請教。沈閱畢。盛稱其政事。鄉達曰。某以詩文請政。而君稱政事何也。沈曰。知公畱心經濟。那有閒心檢點及此。鄉達默然深愧。沈屢困場屋。年三十二。病癩而死。

萬歷壬辰。袁黃入覲。見夏建所爲。人氣虛意下。謙光逼人。歸告友人曰。天將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慧心一發。則浮者實。肆者斂。夏公溫良如此。天啟之矣。開榜果中。

文帝全書 卷三十一
鄧至爲師。至誠教人。不敢稍有忽畧。神宗殿試進士。長子綰爲翰林學士侍班。俄唱名至。其弟績。綰下殿謝。又唱至。二孫。綰又兩下殿謝。上顧而笑。王恭公奏曰。此其父至誠所致也。上嘉異之。或恃一解而輕視衆人。

雲南一士會試。同號遇黃輝。首題知及之一章。七藝已就。輝來閱其卷。曰。雲南蠻子亦知重仁守耶。後與輝同榜。爲其父母官。輝之母身犯法。竟坐以死。輝母亦痛絕。

陳山毓。素不能文。同學皆輕之。然世多陰德。萬歷戊午。夢神語曰。成不成。平不平。綠水灣頭。問老僧。及科試。竟置劣等。徒步歸。過蕭寺。少坐。一老僧捧茶進。曰。解元請茶。陳忽憶前夢。問此何地。曰。綠水灣。已而果元方。惜成不成。平不平。爲戊午二字也。

立身不正。則以曖昧貪饕爲能。

嘉善徐生。少負時譽。而武斷於鄉。多行曖昧。嘗讀書光德菴。一夕夢神曰。與汝今科解元文七篇。在座下。可熟記之。明晨果有文在焉。朝夕記誦無遺。及入場。

題果不爽。和墨思之一字不記。信筆終場。出闈仍無遺忘。揭曉遂落第。覓元卷閱之。卽所記七篇也。生寥落以終。

明江州朱原虛。有詩名。父亡時。二弟幼。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二弟流離居外。屢試不售。偶召仙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藏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惶恐召二弟均分勸勉之。後俱登科。

嘉興金子白。康熙癸酉。夢迎天榜。一朱衣者迎入文

昌殿前。子白隨入見。一一唱名。至張某。帝君曰。此子不當中。擇下科。應中者易之。朱衣曰。此子應中。榜已定。奈何。帝君曰。如嘉興學修文昌閣。此子侵用物料。以修私舍。卽不敬矣。竟易之。及往覘張友三場。甚得意。自詡高第。榜出竟不中。至今尙困青衿。

用心不臧。則以機巧變詐爲勝。

昆山鄉人張某。家頗富。子亦能文。有聲。好用假銀。一日持銀買綿花數百觔歸。其客用銀爲他人識出。欲訟其客。客追蹤至其家求換。張不肯認。客夫婦泣而

文苑全書 卷三
歸夜夢神責曰。汝子應早中。汝少年封君也。今爲此。削祿減壽矣。未幾張死。子亦隨夭。順治年間事也。
寧波郡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爲李循模。李素之行檢。多機變。以計攘得之。王弗較也。李入京就選。黃緣入嚴嵩門。求得順天府司訓。未掛榜。卽至府學。窺伺衆呵之。李詈曰。吾數日後至此。卽治若等罪。衆譁於吏部前。選司大駭。卽易一廣西小學。快快就仕。與其子俱死於瘴。王因得順天訓導。
較短論長而不從公道

李熊以文行著名。妹壻何時。亦能文有聲。李有疾不起。時揚言曰。此郎素負能幹。今日如何。未幾時亦死。康熙中有落第士揚言曰。文之佳者弗中。中者弗佳。衆皆嘖嘖嘆息。夜夢神責曰。汝欲奪造化之權耶。文之佳者。其行未必善。德之優者。不必責其文。故主司之棄取。正造化之權衡也。汝自揣汝行事。果盡如文乎。士悚然驚覺。自悔其妄。
奪彼予此而弗恤人言

陳所有幼弟三人。慮其長而均分田產。乃先取田私

典與毛烈。弟長以見在產均分。後以錢贖所置田。烈受錢而不與券。祈憤訴之東嶽。二人皆死。旣而祈甦。述其對審時。烈惟持券爲證。王指其心曰。券何足憑。止憑此心耳。烈乃伏罪。付重獄。所以兄剋弟。滅祿耳。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而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以微價取奇貨。常買一別墅。與售者反覆減直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少增數金。兒輩他日鬻之。亦得善價也。掖愕然。面譽背毀。而求苟合於人。

楊詢性巧媚。善迎人意。以得其歡。丹陽尹楊開。性暴橫。與詢厚。每事訪之。開偶於盛暑。杖四十餘人。二人死。詢明知其非。不敢忤。猶爲稱快。詢夢金紫者。責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應同罪。數日。二人俱死。宋尹穡有名譽。士論多歸之。及仕附湯思退。力詆張魏公。遂除諫議。人皆惡之。後貶嶺南。追悔前事。謂周益公曰。吾三十年名譽。一時不審。遂至破壞。掃地悔無及矣。周嘗舉以告人。口是心非。而絕不容於物。

庾道季困厄不第久病不愈。設醮祈禱。夢神告曰。汝平生為人心口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罪惡已定。死在旦夕。佞神求免得乎。數日果卒。

外貌雖慈祥。徒巧言而美語。

唐李義府貌極柔恭。每與人言。嬉怡微笑。然陰賊無比。人號之為笑中刀。後竄死於嶺。音澗

蔡元度對客滿面春風。雖所憎者。亦親厚無間言。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後亦不得其死。

中情多忿狠。好潛賊而陰謀。

浙江米信夫。奸狡便捷。里有大家兄弟二人。父死爭財。因唆弟訟兄。復助兄訴弟。結合官吏破其家。兄弟俱抑鬱死。信夫由是富。後招誣謀叛。牽連到縣。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罄其貲沒焉。忿而訟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其兄。復抑令招承。與妻女子媳八人俱死於獄。

乾道間。省士劉生。與同里徐生。同社課文。在棘院中。互相檢察。劉見徐卷勝己。乃伴擠人叢中。墮於地。給徐曰。已失矣。徐泣而求之。一吏出諸袖中。還之曰。頃

有人擲之。遂收置耳。是歲徐登科。劉終身不得一第。不擇乎友而交不義之朋。

萬歷中關白未靖。吳人戒嚴。王鳳洲子士驩。與秦方伯耀弟澄。喬憲長敬懋子相。俱自負貴介。士驩能文章。澄善談相。工書翰。各有時名。互相往來。時有奸人。趙州平引諸公子自重。佩劍相隨。凡酒樓博場。皆與俱。州平乃投刺諸富人貸金。曰。吾曹將平倭立功。暫借充餉。富人或貸之百金。或數十金。否則怒目恐之。曰。爾爲我守金不久。我且剿若矣。富人懼。轟言州平。

及王秦諸公子謀叛。巡撫朱洪謨擒治之。聞於朝。下撫按勘問。州平及澄問死。士驩戊相配。不和其室而淫非已之色。

劉以平初聘邑關處士長女。未笄而女病廢。及婚。乃以次女行。合卺之夕。劉疑詰之。媒實告。劉悵然曰。吾聘者病女也。棄之不義。且恐速其死。然次女歸吾家。無復還理。卽爲吾弟以寬室。更迎病女。女果涕泣求死。兄弟同日畢姻。後登萬歷庚辰進士。女病亦愈。江寧庠生郭某。康熙己卯入場。未放榜。一楊生謂曰。

我近爲陰府判官。知君該中五十七名。因汝某年月日。江北收租。與一田婦苟合於星月之下。又汝家一婢。爲汝收用。而受氣不得其死。屢來赴告。勸之不解。以此除君名矣。郭聞之慚愧。榜發後。閱原卷已呈堂。謁同考官。主司已取五十七名。後得一卷更佳。因不獲售。

康熙乙亥冬。福府林生名濤。少年美貌。下鄉取租。宿莊甸家。偶出而歸。見案上蘭花一枝。不知所來。明日見一少女出窺。問之。昨書案上花枝何來。少女曰。吾

姊所贈。問汝姊年幾何。曰十六矣。曰可一見乎。曰試問之。俄出曰。於東廂相候。至晚而出。林一見魂銷。因共談。約明夕從屋後入內房。焚香瀹茗以待。林如期往室。甚清雅。調之亦不拒。林忽念曰。我有妻。彼未嫁。亂之傷德。科名何可望乎。一念轉移。如冰雪澆體。婉言辭出。連夜入城。絕跡不至。聞女思之病。林亦不顧。丙子遂中。

太倉陸文量公容少美丰儀。天順中應試。館人女善吹簫。夜奔公。公辭以疾。與期後夜。女退。公作詩云。風

清月。白。夜。牕。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
十年前已薄相如。明日托故遷去。是科即登第。
姚三韭。本姓卞。博學善詩。館於懷氏。有女常窺之。卞
不顧。一日晒履於庭。女作詩納其中。卞得之。托故辭
歸。恰杏翁作詩詠之。有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
莫相猜。句卞答書辨其無此事。其子謙。及曾孫錫。皆
登進士。歷顯官。科第不絕。

舍己田耘人田失云多矣

弘治中南京龍覓善爲文。中壬子書魁。乙卯代都御

史金澤子達。入試浙闈。又中第八。及會試。復代作。同
中甲科。時人爲詩以刺之。盛傳都下。二人遂不容於
清議。今科場辨認士子面貌。自此始。

萬歷丙辰。吳江沈同和。倩同邑趙鳴陽代筆。沈中會
元。趙中第六。爲言官所劾。逮問褫革。有丙辰會錄。斷
么絕六之謠。

蘇州某生。聰穎有文名。下筆數寸言不起稿。每入試。
輒爲人代筆。科歲試無不利。大比之年。倩之代筆者。
無不中式。而生卒不售。無何歲試代筆。爲巡吏所執。

督學重責枷號革去衣衿。

作無益害有益損孰甚焉。

陳良謨遊學廣德本庠張掌教謂曰歸安武大尹今秋必入簾吾導君拜其門場中當留意公唯而出私念窮通有命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不往是歲恰中武公門喜曰當時誤一拜則彼此俱無以自明矣。

文帝全書內函卷二十九

古鼎劉廣恕

義陵劉體恕無我彙輯 古渝金本存全訂

古鼎劉悟誠

仁和關 槐柱生校定

戒士文徵信錄下

預鄉薦者自謂志得意滿不復進修

高汝白幼時叔父教以舉業及登進士叔以書戒之曰此何足喜正憂汝從此不免墮坑可置一簿記每

日過差寄我。汝白自謂我終日侍叔父。何不相信如此。試問其僕。答曰。比在家漸不同矣。因此懼置簿。過不勝書。益懼刻苦用功。後漸少。久之無過。叔方喜。入省闈者。則曰。功成名遂。直可唾取。

嚴學思。高明平步村人。弱冠補秀士。意氣傲岸。謂掇科第如拾芥。而久困棘園。年四十始舉於鄉。又復自負。謂南宮之捷。唾手可得。未幾下第。由此惘惘若失。厚自損抑。聞洪聖廟甚靈。往禱。夢神告曰。汝欲成名。須俟麥而炫。乃同榜。驚寤。徧訪無其人。偶於城東塾。

師館。遇一童子。問其名。曰。麥而炫。學思佐其膏火。越十餘年。炫舉於鄉。復資以行李。偕入京。同登崇禎辛未進士。

恃才傲物

越州僧處默。賦聖果寺詩云。路自中峯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羅隱見次聯。詫曰。此吾胸中句也。乃爲此僧所得耶。聞者鄙其輕狂。羅終身不第。

山西郁從周。能文善言。與王用予結文昌社。求名。王

夢神告曰。郁從周。生畀異才。二十六歲應成進士。三十餘仕至中丞。四十五進司空司農。五十四以少保致仕。六十九善終。因爲諸生恃才傲物。諧謔譏彈。語多湊巧。冥司錄其口過。已二千四百七十餘件。若不知悔。過滿三千條。將奪其算矣。汝輩慎之。

挾長欺孤

雍正癸卯科二場。霜字號一生。縊死於席。閱其卷。不成一字。同號者意其人必不能文者。愧憾死也。及出闈。其戚友乃道其詳。曰其人高才博學。蔑視同輩族。

中有弟最富。年三十而歿。遺一子已五齡矣。其妻以有子誓不嫁。此生心艷其產。令嫁不從。日遣媒婆往來其家。邪言嬉語以動之。婦竟他適。子已八歲。牽衣泣諍。母終不從。母去。此生爲主其家政。八歲子忽以疾終。母聞子死。悔失節。夜亦自縊死。生之死。殆爲是與。

常交貴結援而每誇等流

彭伉。湛貴。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縣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席

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尚復何顏！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先是仇常侮之，報至仇方誇驢遊郊外，家童馳報湛郎及第，仇失聲而墜。

以隻字片文而蔑侮同輩

李賀字長吉，年少能文章。元稹聞其名，願與交。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稹慚而退。未幾制策登科，稹爲禮部議賀父名晉，不得舉進士，賀竟不第。

在市井則和合貿易以覲其所有

漢口一士聰明善言，入書林閱其書，歸卽錄出，下筆多新穎。同學者咸推重之。然家貧，覓蠅頭，惟往來於行肆間，爲人說合，日有所獲。家稍裕，猶貪利不已。或諍之曰：以君之才，得潛心力學，科第特易事耳。不聽。日以利爲事，與人言無非貨利。年五十餘，猶爲諸生。康熙末火災，生平所積俱爲灰燼，悔而讀書，非復向之強記矣。與人言輒流涕。

洞庭山消暑灣蔣舉人屢試春官不第，遂棄去。日夕

文帝全書 卷三
四
執籌居奇算利。雖至親不拔一毫。不數年積貲漸高。忽被盜擄掠一空。盜喜赴小雷山神賽。願山在湖中斷岸無人居。盜祭畢酣飲。恃邏兵莫及。不虞舟師截纜去。盜無所歸。嚴冬凍斃無一存者。

遇州縣則鬪合爭訟以滿其所求。

休寧一蒙師家貧力學兼喜讀律。村中有兄弟爭產者。其兄將厚儀求寫訟詞。辭曰。吾讀律爲他年判獄地耳。豈肯爲人興訟。備述手足至情。相爭共販之事。以驚惕之。兄感悟。其弟亦來。亦正訓之。弟亦感服。歸

家和悅事。兄愧吐所侵。遂歡好如初。俱以富聞。後兄弟同販木。木上刻蒙師姓名。兄弟共驚異。貨其木歸。以價奉生。生方食麥粥。貧不能應。試二人持金至。不受。其父勸受之。往應舉。遂登鄉薦。居官教化大行。不忠不孝。

岳飛志在恢復。秦檜忌其成功。一日發十二金牌召班師。以遂和議。飛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遂回京。檜子孫絕滅。

明兵入燕京。危素與黃暉。諳約共死難。暉投井死。素

走報恩寺。亦欲投井。僧挽出之。謂曰。公死。是死國史也。由是不死。太祖仍命爲學士。然心薄其爲人。常呼曰危狗。一日上御東閣。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朕謂是文天祥耳。何不赴和州守。余闕墓去。蓋闕忠於元。不屈陳友諒。而太祖嘉其節。爲立廟祀之。故遣素往作司香。以愧其心。不逾年以憂死。

平陽周震。恃才無忌。甫秋試。日者謂其必中。震偶語父曰。吾貴子。非汝所生。父忍之。已而雙目俱盲。作驢

鳴而死。

溫嶠初詣建康。求名母崔固止之。嶠絕裾而行。旣而屢求歸養。朝廷不許。後母卒。不得奔喪。終身抱憾。朱子謂嶠毀滅天性。

甘心冒法而喜爲

宋楊丙所居近河。歲積芻茭。幸河決。賣以取利。因誘奸民隙隄。郡官趙昌言知其事。值秋潦。隄吏告急。昌言命吏取丙家芻以充用。將丙送獄。及勘伏罪。浙中一孝廉。有友窺其妻色。殊欲計得之。孝廉爲畫

策飛語入其夫耳。謂妻有淫行。某欲出妻。商於孝廉。復力主之。爲作離書。既脫稿。其夫手錄去。適賣筆者。至購選毫。以脫稿納管中。越二年。爲順治戊戌會試。攜筆入闈。亡其脫稿在內。搜者得紙。以功令故。荷枷杖責革去舉人。

非禮非仁

海寧茶磨山史壽。康熙丙子。欲赴鄉試。貧無資。商於父曰。孀年少而寡。恐終不了。何勿嫁之。父以爲然。囑媒嫁於農家。而鄉俗再醮者。里中皆得染指。史僅獲

五金。挾之登舟。妻卽病狂。作叔語曰。汝夫求功名。乃爲此滅倫事。吾必折汝夫婦。怒罵不休。父爲求禱。不應。擣入闈。精神恍惚。兩場俱見其叔罵曰。吾殺此無行禽獸也。歸至寓。病不能進。三場買舟回。離家才里死。訃至。妻病愈。

常德附生羅元科。字席珍。娶婦吳氏。連生七女。皆溺之。癸卯鄉試入闈。夜將然燈。忽有無數小手。持其手不能動。遂驚悸成疾。以白卷被黜。

直情徑行而弗顧

明鄞縣有兩書生。同數人行。中一富翁洩氣。一生譏之。富翁甚愧。一書生曰。偶不謹慎。是我得罪矣。富翁感之。衆別去。翁獨隨此生。問曰。頃洩氣非君。何認之。生曰。睹先生衣冠容貌。非庸庸者。偶小失。佯爲不知已耳。而敝友詰之。其何以堪。富翁曰。先生用意忠厚。真仁人也。方今皆認恩推過。君存心如此。當於古人中求之。因問生會聯姻否。對曰。少孤家貧。與孀母居。讀書未成。姻亦未就。富翁曰。某止一女。欲贅君以終天年。如不棄。竝請太夫人過舍。我夫婦俱有賴也。書

生歸告母。後移家就婚。富翁延師教之。成進士官至蘇州太守。

遊畋無度

宋滄州節度使朱信。以軍功起家。織嗇聚歛於京師。築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其長子任供奉官。以信在不敢自專。厚息貸於富室。券中俱有鐘聲。纔絕本利。齊到之語。蓋謂信一瞑自卽還也。於是私募僕夫十數輩。飾以珍異袍帶。令伺宅旁。俟其出。擁掖而去。鞍馬服玩。備極華美。日會京師衆無賴。樗蒲酗酒。嘗

言盡此逸樂者。惟我而已。至信卒時。家財已去什之六七。其弟甫四齡。乳母抱之詣府陳訴。奏於朝。餘財悉付其弟。竝除供奉班籍。遂貧困無所依。乃代獄卒。搖鈴警夜。又以疎怠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假弄獅子。猢猻爲戲。供奉委質焉。公侯之裔。一旦至此。悲哉。沈康。富家子也。靈敏能文。師友皆以大器期之。康不擇交。日與匪類相往來。非遊山玩水。卽博奕宴飲。父責之。終不改。秋闈入號。夜夢朱衣神呵之曰。子今科榜首也。忤逆嚴父。令伊終日鬱鬱。上帝已黜去功名。

矣。尙望中耶。康寤慚沮。不能成一字。白卷貼出。

博奕廢時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好奕棋。每命奴執燭。或倦睡。卽加笞。楚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日夜奕棋。豈赴京之意哉。琛慚悔。力學。遂得通籍。

丁湜應試。遇一相士。謂曰。君氣象極佳。定奪大魁。卽書於壁上。今年狀元是丁湜。後丁延同榜。二蜀士賭博。勝獲六百萬。又數日。相士見之。驚曰。君今氣相大。

非前比。得非設心不良。有負神明乎。丁悚然以實告。曰。然則還之可乎。相士曰。既發心冥冥。已知果還之。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丁悉還蜀。士後唱名。徐鐸居首。丁湜第六。

萬歷間。京口張生。有文名。七試不第。禱於文昌。夜夢神怒責曰。天罰至矣。尙望中乎。汝歷年居館。束修頗厚。汝不能教其子弟。反爲改作文字。欺其父兄。悞其終身。爾資用服食。皆取給於人。亦已足矣。猶聚徒賭博。破人身家。爲師者當如是乎。張驚寤。方圖改過。忽

其徒至。洵洵報曰。某生因賭而鬪。爲某生毆死矣。張株連訟庭。刑辱不堪。財盡怏怏而死。

耽飲而自喪其神

滇楚一生。力學能文。而性耽麪。每夜讀書。攜酒一瓶。漏下數十刻不倦。酒後爲文。益覺高華典麗。雖宿學亦推重之。年四十不第。益放飲不羈。竟以酒醉死。浦江鄭氏家規。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許沾唇。有沉醉者。捶之。奉賓客。惟務誠謹。不強以酒。婦女不許共飲。年過五十。姑從其便。故能累世同居。

逞威而乃敗於德

陳良謨曰。正德乙卯。謨北上至郭縣王家渡。同泊數舟。皆舉子。俄聞毆碎聲。則余家童與人鬪。余責家童。諭遣其人去。坐中一同年。新淦人也。前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官船行。却反謂我舟人毆爾耶。縛而撻之。其人叩頭哀乞。乃叱去。在坐皆稱其能。新淦公亦自得語。余曰。兄何迂哉。今之為官者。天理人心四字。用不著矣。余憮然不答。其人後為紹興司李。惟憑胸臆虐民。以考察降調。疽發背死。無子。

致屢困於場屋。安敢望於榮華。

李登年十八。魁鄉薦。自謂狀元不難。後竟沮滯十餘年。因詣葉靜法師。問終身師。為上章良久。告曰。適至天門。問諸判官。言君生上帝賜玉印。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作右相。緣公鄉薦時。窺一鄰女。事雖未成。而繫其父於獄。坐此降為二甲二十九名。又侵兄屋基。降為三甲三十八名。又長安邸中淫一美婦。懼其夫知。先陷以罪。坐此削去祿籍。今又挑一室女。為惡不悛。已除壽算。何望登第。登聞大慚沮。愧憾

而死。

長沙國學生吳岳。字志南。博古能文。猶精刀筆。家貧。屢困場屋。遂就幕席。人爭延之。家漸裕。雍正壬子。應試。卷頗得意。將出。忽作失驚狀。取磁碗擲破。持犀利者刺喉。鮮血淋漓。仆地。人皆謂其刀筆誤人云。

况三年初無伏案之功。而一旦遂萌登科之望。

宋秦檜與中舍程山。字子厚。善。一日邀至府第。入內閣。一室蕭然。獨案上紫綾縹一冊。寫聖人以日星爲紀。賦後書學生鄉貢進士秦墳。呈文彩艷麗。程獨坐。

靜觀。反覆成誦。酒殺問勞。沓至。及晚。檜竟不出。乃退。程叵測。後差知貢舉。始大悟。卽以此命題。惟此賦擅場。墳遂首選。未幾天死。程干清議。得罪死。

南昌李孜省。有寵於明憲宗。爲太常卿。江右巡按出都。孜省餞之。以壻龔正弼爲託。曰。吾壻素有才名。闈中幸爲留意。御史許諾。故事。各省試臨場。御史有堂考。遂拔正弼第一。實爲正榜地也。及入闈。唱名。正不至。御史傳呼。遍索無踪。越二場將晡。正弼踉蹌歸。人問之。曰。初赴闈。恍有人引至城隍廟像後。凡禱祀者。

我見之了了。而口噤不能言。足痠不能動。竊記今日已過二場。默禱求歸。始能舉步耳。

稍無成。直歸於命運。

明太學生二人。同年月日時生。同發解。一就鄂州教授。一黃州教授。無不相同。未幾任黃州者死。任鄂州者祝曰。予與公同命。同官。應同死。而公先死。何也。其夜夢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了。公生於貧賤。未嘗享用。故死有不同耳。福建二人。同年月日時生。一貧困。一家富。讀書登鄉。

薦。爲顯官。迥不相同。獨其鄉舉之年。貧困者亦於秋間爲官吏。畧似耳。黃岡王同道。少落魄不羈。鄉人揶揄之。遂發憤讀書。再試不售。爲文禱於城隍。夜夢神曰。汝志固可取。如命運何。同道再四懇之。神曰。惟有一事可通融。汝命中有二子。若減一子。可得一榜。甲榜不可得也。又懇曰。所願在甲榜。誠得之。雖無子。無憾。次日復詣廟禱之。後中萬歷壬戌進士。入爲御史。巡按廣東。罷歸。竟無嗣。

纔有力專務於禱祈

岳州楊大方性耿介好學負氣。紹熙三年赴舉。過一廟入謁致禱。擲筮以資得失。三擲皆陰。筮以爲神不許。神側塑善惡二判。楊被酒指惡判鬚批頰。叱曰。汝判畧無靈驗。虛受香火。何似請我爲之。引其足撲之。去行十餘步。忽蹙仆。呼之弗應。掖赴人家少憩。移時方蘇。謂僕曰。酒之累人如此。吾入廟實無禮。被二卒追去。將責治。幸善判力解。云伊是一好秀才。前途遠大。只爲一醉所誤。若置大罰。恐過當。不如允其請。使

充判官。庶得謝過。上帝聞知。亦爲用賢也。王首肯再三。顧二卒押出。暫得回。我殆不免矣。急索紙筆作書。與妻子付其僕。擲筆而逝。

不知天憲之難逃

崇禎時。東昌某進士。父某翁。以假銀致富。子登第。翁悔曰。吾家富而子成名。足矣。奈何仍蹈故轍。遂誓不復用。無何進士病盲。家亦漸落。翁恚曰。安所謂天道哉。向用假銀。乃日富。子且顯。今易之。乃日貧。子且盲。遂復用如初。逾年進士目漸愈。謁選得秦中令。翁

大喜挈家隨焉。秦寇起。於是闔門遇害。

隆慶癸未。禮部會試舉人葛楚輔。與江陰顧待問連號。試後顧來訪葛曰。吾見春榜矣。葛問之。顧曰。昨夢至仙府。見榜末有顧待問。而墨塗去。叩所以。一真官曰。好食牛肉。姑示罰耳。方窘迫間。旁一人曰。盍禱之。予卽謝過曰。自今以後。不敢再食。真官喜。取筆仍註姓名。因借榜細觀。覺而忘之。惟記君名在我下耳。榜發。果俱中。顧謁房師言初薦時。主司已登草單。後忽汰去。後閱一卷有疵。乃以此易之。失而復得。一如夢。

中二人自是戒食牛。

深恐人心之愈惑。

嘉善一士。素不信神。其子病。禱於里中小廟。許病痊。酬祀未幾。子死。士卽毀其廟。忽病且死。至冥司。知爲廟神所訴。冥府查簿冊云。此人陽壽未終。且生員不便施刑。命鬼判於其掌中。書記責寸板四字。命放回。生遂甦。視手內字跡宛然。摩之不滅。又數年。歲試劣等。果領責如數。手內四字方滅。

李蟠。字仙根。徐州人。孝廉。時夢神人衣冠甚偉。付一

文苑全書 卷三
三
盒子中有黃金絲結如字形。視之。乃狀元二字。康熙
丁丑。果狀元及第。

劉子壯。字克猷。崇禎庚午舉人。生平力行。功過格。制
行不減古人。順治己丑。赴會試。入京。居黃岡會館。夢
神人自空而下。如魁星狀。連呼狀元。劉遜謝。驚醒。是
科果狀元及第。仕至少宗伯。卒時。命家人洞開戶牖。
曰。天樂迎我。吾去矣。

出處語默之際。天必察之。

閩士李元。應試過衢州。店主厚款之。李問故。曰。昨夢
神告我。李某當登甲第。李聞之喜。夜思妻醜。不堪作
配。登第當更娶。明晨店主尤之。曰。夜夢神言。公月下
休妻。今不中矣。李果薦而不售。

餘姚王華。陽明先生父也。館於宦家。宦多妾。無子。夜
深。一妾奔之。公峻拒。妾曰。主人意也。出一帖示曰。欲
乞人間子。公署於後。曰。恐驚天上神。遂辭去。明年宦
家設醮。拜章。道士久不醒。問之。曰。適天門放春榜。故
以此遲緩。問狀元爲誰。曰。未見名。只見馬前彩旗。題
曰。欲乞人間子。恐驚天上神。明春華果狀元及第。生

陽明世襲伯爵。

進退予奪之間神所司者

松江金維寧。康熙丙午孝廉也。戊辰會試。初場交卷。天未明。於明遠樓下。遇宮詹沈繹堂先生。曰。先生何以在此。曰。吾以生平無過。上帝命爲文昌錄。宰司科甲之職。忽不見。而主考徐健菴先生。取命嗣宗敬卷。於夢中亦見繹堂。

嘉善孝廉陳岩。又老於公車。康熙壬戌會試北上。其妻夢神語之曰。汝夫數世不葬。家中累十餘棺。今科本當首選。因此削其祿矣。是科果擬元。以微旨見落。陸宣公主試。以不遷怒不貳過策士。韓文公卷黜不取。次年宣公又主試。仍命是題。文公書舊文。一字不易。宣公驚賞首薦。

豈容倖取。

崇禎中。劉克猷登鄉薦。夢人告曰。朱之弼做房考。爾方中進士。及到京時。偶出見一童。抱書甚秀。與語閱其書上。寫朱之弼。大驚。隨至其家。贈以筆墨數事。後遭流寇。不赴春官。順治己丑會試。朱公已爲禮垣。分

校得首卷。卽克猷也。康熙壬戌。金德嘉在楚作教。不肯會試。夢劉以門弟帖拜之。因北上。朱果爲總裁。金中會元。科第之前定如此。

海寧楊少司馬雍正。家世積德。甲午北京鄉試。闈中夢一人持燈籠照之。燈上大書兵部二字。是科中式。聯捷。尋以行取授兵科。嘗曰。功名得毋止此耶。或曰。兵科非兵部。君勿疑。後仕至貴州巡撫。嘗以先夢爲疑。夫人曰。安知不更遷兵部耶。果遷兵部侍郎。興化李石麓春芳。幼時初入村塾。一負薪者偶憇土

地祠門闕。忽聞廟中云。今李狀元上學。當灑掃街道。負薪者起視廟中無人。遂復坐。頃之又聞曰。李宰相來矣。忽疾風吹街衢潔淨。俄而一人攜一童。捧書而至。遂同至學中。問姓名。深相結納。以女字之。後爲縣小吏。縣令異之。命與子伴讀。應試入泮。人有諷其解負薪之姻者。李堅拒之。登魁選。位宰。相子孫科第不絕。

明歙音攝縣凌瑄。未第時。夢人謂曰。君主司袁元峯也。旣寤。不知袁爲何人。嘉靖乙卯。領鄉薦。始知袁爲詞

文帝全書 卷三
林心自喜。屢上春官。皆不第。且袁已歸。不勝咄咄。迨辛酉入都。袁以詔起典會試。果登第。弘治中。徐經等賄主司中式。給事華景等劾奏。俱斥革。

不可計求。

一生科舉。詣于墳。祈夢。夢神以始生葫蘆示之。落第後。每應試。輒夢葫蘆漸大。落第已七科。後應試。又夢神以人大葫蘆示之。生不悅。及入闈。夾號兩少年。一胡一盧。放榜俱中。蓋初夢時。二生方生。待其長。方同

中式耳。

一生每試。必夢油漬其首。輒落第。後試畢。放榜之夕。恐復有夢。偕友人飲酒。達旦。其僕睡而大叫。衆問之。曰。方見一人提油壺。注我主人頭上。夢與之爭。故叫。主聞之。大痛。俄而哄傳中式。吏人不戒。填榜時。漬油點於其姓上。向來之夢始驗。太倉顧寧人言。夢入文廟。見豬一羣。幾及千數。押之者烏紗大帽。若廣文狀。中一豬獨人面。近視則其姊夫。孝廉某。駭問何以至此。泣曰。生前因行賄得中。累

罰爲豬。以祀先聖。同行者皆吾輩也。

苟有行業。之可書。奚患飛騰之不遂。

同安劉望齡。武進巢震林。俱博學篤行。世有陰德。劉中鄉試三十四名。鼎革後革去。順治辛卯復中三十四名。巢於順治壬辰中一百二十六名。爲讎家所忌。磨勘革去。後乙未科仍中一百六十二名。

萬曆辛卯。江西鄉試。陳幼良與同舍友二人皆失曉。不得入試。相與啼泣院前。適送水菜畢。監臨從內封鑄。三封而庭鶴三啄去。監臨詫曰。豈外有遺珠乎。

命啟門視。得幼良三人。視之皆佳。命藩司給卷入試。榜發。幼良解元。一第三。一第七十。

董大參樸。居家適直指爲公門生。監試秋闈時。密封經旨。授公公發書焚之。曰。上欺君。下妨人才。吾不爲也。是科子竟中式。

邇者營業相傳之後。屢有聲名。

仁和趙汝楫。營業人也。康熙壬午。上元夜。夢登山遇一老揖。曰。汝非趙子乎。對曰。然。曰。汝勤儉起家。不私己。有一生不愧孝友二字。天榜列汝長子名矣。食報。

不止此。尙勉之。趙叩姓氏曰。余葛仙翁也。言訖不見。望山下。燈火燭天。下山而寤。是秋子殿最果中。癸未成進士。追憶夢兆。率殿最登葛嶺。與夢境無異。瞻拜仙翁。卽夢中所見。

儒冠世守之家反被黜落

歸安茅鏞。鹿門先生子也。逸才曠世。微有驕矜。偶同諸友談及傳奇。鏞曰。世有一人百遇皆妙麗。更奇。及借閱。鏞曰。兄以春釭沃我。當奉觀。衆期明日。鏞實無此書。暮歸卽鳩工匠。及書寫百餘人。危坐廣廈。列火

炬。或以口授。或以手授。隨筆隨刊。百回竣而天方曙。序目評次裝訂俱備。諸友觀之曰。此風流之董狐也。相與嘆賞不置。後訪知鏞。一夜作成。無不駭服。然鏞潦倒棘圍。終身不得一第。蓋口過所致云。

不知營業之子安分讀書無形顏色

明侍郎王瓚。少貧。販鹽爲業。嘗讀書開元寺。寺有芙蓉。五月盛開。弘治丙辰。及第。歷官少宗伯。性仁厚。善體人情。仕後每歸鄉時。與鄰曲盃酒慰勞。及某人問以生理。云遠不及前。問何故。曰。公樓坊有礙。公笑曰。

此易。何不早言。次日卽毀之。子孫科甲不絕。每見儒冠之後。自恃名族。多有驕矜。

李西涯。字貞伯。有一目。數行之姿。性好聲妓。西涯題其門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先卽續題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主試者注意取之。竟不中。尋夭。死西涯無後。

萬歷丁丑。張居正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懋修又登鼎元。有人揭詩於朝門。時論譁然。後俱削籍。

神明公取專激勵於輕薄之流。

宋南豐劉徹。累舉不第。祈夢於神。神告曰。汝生平見善不爲。且有虧德。何望登第。徹訴平生竝無虧德。神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命死杖下。非虧德乎。徹以弟不肖爲解。神曰。行道之人。見且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行獲爲善之報矣。徹覺。訪軾曰。向見械繫者。云欠青苗二千五百。余憐而代償之。不意神明已知。軾三子皆貴。

陸仲錫。生有異才。年十七。隨師邱某至京。對門一女。

甚美。仲錫與其師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最靈，汝往禱，當有合否。遂禱之。夜夢與師俱爲城隍所追，大加訶責，命查其祿位。陸名下註甲戌狀元，邱某下無所有。神曰：陸某當奏聞削其祿，邱某抽腸。夢甫醒而館童報邱先生絞腸沙死矣。陸以貧賤終身。

天道左旋，用獎予於純樸之士。

趙彥霄，兄彥雲，好遊，生業廢半。彥霄諫不聽，遂求分產。五年而兄費盡，除夕霄置酒語兄曰：弟初無分爨意，以兄不節，特爲兄守先業之半，亦足供朝夕。請歸。

仍主家政，卽取券焚之，更出所蓄以償兄債。次年霄與長子同登鄉薦。

張士選，幼失怙恃，叔存待如己子。叔生七子，一日分產，叔分爲二，選曰：不忍諸兄共得一分，請爲八。叔固辭，選固讓，竟以八分之選。年十七應試，一術士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耳。同行笑之。術士曰：文章非所知，但少年滿面有陰德氣，故許之耳。後果登高第。

若能自悟，晦迹韜光。

唐李泌，七歲能文，賦長歌言志，見者嘆賞。張九齡戒

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今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泌感悟泣謝。遂不復自衒。爲時名相。吳許升。不修名節。詡詡自矜。妻呂氏勸之務學。少出差失。輒涕泣進規。升因之感悟。閉門力學。自勵。後竟登第。

欲望有成勞心苦志

唐天寶中有趙生者。世業儒。兄弟四人。俱進士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不解其義。年壯不偶。隱晉陽山。閉戶讀書。晝習夜思。不憚勞苦。忽有翁造之。曰。子居

山讀書。豈有志仕祿乎。如心胸蔽滯。何生曰。僕自揣老且無用。故讀書自悅。雖不甚解。庶幾不辱先業耳。敢希仕祿哉。翁曰。子勞心苦志。何患不成。老夫雖無能。亦有補於君。幸一訪我。趙詢其所止。曰。吾段氏家。於山西大木之下。言已忽不見。生怪之。往山西尋其跡。見一椽樹甚大。生曰。豈非段氏乎。掘其下。得人參長尺餘。有人形。遂食之。忽明悟。覽書自能窮奧。後明經及第。

曲盡陰功之事

宋郊宋祁兄弟同業太學。胡僧相之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當科甲。又十餘年春闈後遇之。僧謂大宋曰：公丰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曰：貧儒安能如此。僧曰：凡物皆命也。郊曰：前水侵堂下蟻穴。予編竹橋渡之。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固當首取。公亦不出其下。及唱名。祁首捷。章獻太后謂弟不宜先。兄郊改第一。祁第十。

蔡公啟儔。德清人。康熙庚戌狀元也。順治甲午鄉薦。時尙無子。夫人賢甚。蓄三十金。爲置一妾。妾來涕泣。

不止。公怪問之。曰：吾夫以負營債故至此。公卽至夫家宿一夜。明日還其婦。以三十金贈之。後夫人亦舉子。公及第。

蘇州孝廉陸在新。順治乙酉夏。至虎邱。見一兒啼泣。問之。九歲。揚州人。姓韓。過江爲大兵衝失。陸卽裹糧往送。還其父母。是年陸父病篤。夢神曰：爾子還兒之善。增爾壽三十九年。父病卽愈。陸又館於他邑。一日歸館。鄰女婢泣奔舟。欲相隨。陸拒之。婢將赴水。急訪其母家還之。竝告其主。速爲擇配。康熙丙午赴句容。

拾銀一包。候失主至還之。是科場中閱陸卷。見陰兵無數。又現金書三還二大字。房師異之。卽中式。明鄞縣陸世科。爲諸生時。館一富家。冬夜命館童烘被。童付使女焙於主人妾房。晚夾妾之睡鞋出。世科見之。拋於帳頂。偶歸。主人入館見之。袖以入。世科來館。主人逼妾夜叩其門。自操刃隨後。陸問誰。妾曰。妾也。陸曰。昏夜豈容相見。妾再四懇之。曰。開門有說。曰。女客與先生有何說。速回。如再無恥。必自取辱。主人見先生毅然難犯。卽應曰。小弟在此。請開門相見。旣

入。陸大驚。主人遂出鞋示之。道所以。陸曰。幸我無私。否則污主人之办矣。明日力辭去。後登萬歷丁丑進士。仕大理正卿。不附魏黨。以芳名終。河南劉理順。鄉薦後久不第。讀書二郎廟。聞哭聲甚哀。問之。乃一人出外已七年。其母老且貧。嫁媳圖活。得遠商十二金。夕卽去。姑媳不忍別耳。劉急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有納糧銀十餘兩。明日交官矣。劉曰。速取來。官糧再爲借當。遂假其子書。言離家七年。獲利五百餘金。十日後便歸。先

寄銀一十二兩等語。姑媳得銀信。告於商。還其銀。商取銀去。越十餘日。子果歸。書中所言皆合。子聞言。駭甚。曰。此神人憐我也。合家謝天。劉公是年會試。卽中狀元。其子後知公所爲。往謝之。公竟不認。浙一士館於外。得束修八金。歸過渡。見一夫婦投水。亟止之。夫言歲暮債迫。欲賣婦。婦不肯。故同自盡。士惻然。盡與八金。其人泣謝。爲負擔以歸。抵家。妻問所有。士言遇夫婦投水。婦曰。何不周之。士曰。悉與之矣。妻亦喜。及除夕。妻治鰕酒小飲。士口占紅鰕聊汁爨。

清酒水來。湯夜夢至一處。如瓊樓玉殿。一聯云。門關金鎖鎖。簾捲玉鈎鈎。明春仍赴館。主人延地師葬母。士以二親未殯。泣下。主人囑師卜之。至一鹿眠地。記曰。此金鎖玉鈎形吉地也。士憶前夢甚喜。遇前與金人至。問之。卽其地也。卽邀至家。厚款書契與之。且助工營葬。數年後。士聯第。官至都憲。會稽陶石公。張芝亭。同遊。見鱖魚數萬。陶謂張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弱。兄曷倡募成之。張曰。諾。遂先出銀一兩。衆湊八兩。買而放之。至秋。陶夢人云。汝下科。

方中緣陰功大得早中榜發果然。嘆曰。爾時得芝亭方贊成功。胡獨歸我數日。南京錄至。張亦中。知者謂陶之隱德甚多。

務存忠孝之心

宋神宗慎於選士。前一日焚香祝曰。願得忠孝人中狀元及唱名。乃得鄭獬。爲人素忠孝。故謝啟云。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

宋御史中丞黃洽。質直端重。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必求福祿哉。

朱榮經。湖北人。性至孝。康熙庚子。緣事爲本縣詳革問罪。逃至省。值鄉試。或勸之應試。場中取爲備卷。填榜時。八十三名卷或失去。隨抽一卷。卽朱榮經也。遂得中式。

康熙甲辰會試。有四川舉人楊某。寓四川營石芝菴。場事畢。候榜。一夕與同年飲。偶出。忽仆地。舉入室。移時始甦。叩之云。甫出戶。見二卒強之行。至一公府。有王者南向坐。文昌帝君坐其側。頃之有吏引楊父母。

至王者問云。今年汝子某合中進士。汝願之乎。其父拜謝。母獨曰。不願也。王者叩其故。母曰。此子不孝。昔避寇入山。距城甚遠。主一親故家。主人館餐甚厚。命子暫歸視家室。適部檄催謁選。遂赴都。中途稱病而返。比歸而身已死。含斂皆主人經理之。至今飲憾泉下。故不願也。帝君顧吏取簿籍檢之。良久。語王者曰。以高氏代楊可也。及榜發。則高宗礪中式。楊果黜。侍郎李仙根嘗言之。

返乎上古淳樸之風

曹州于令儀。性長厚。家富。盜入其家。擒之。則鄰子也。令儀曰。何以爲盜。曰。貧耳。問需幾何。曰。得十千則衣食足矣。卽與十千。旣去。呼回曰。恐爲人所詰。留之。至明而去。盜感愧。竟爲良民。令儀又延明師教子侄之秀者。子孫皆舉進士。

衢州范元之。貧士也。一日盛暑。浴於江岸旁。拾遺金一袋。歸語其子曰。世人以財爲命。往往殉之死。匿之不忍。明日攜金待於岸。見一婦悲號而來。云夫繫獄將死。昨鬻產謀出夫罪。急遽失金。夫其死矣。元之驗

實而還之。次年父子俱登第。

無流末劫偷薄之俗。

趙方崖祖次山公嘗家居一販夫以贖銀三兩易穀去。越數日公以數銖買一豕。既而別有所售。方知其贖。亟命訪鬻豕者以良金如數償之。並索假者投之。江曰勿畱以誤他人鬻豕者來謝。公曰吾方懼汝之憾我也。又何謝。公享年八十餘。及見方崖舉進士官御史。累封贈至二品。吳獻臣與羅玘同在太學。玘僕染疫死。玘亦染疫。獻

臣爲煮粥藥。負之登廁。晝夜十數次。玘痊。同登進士。自然詩禮傳家。科名復舊。

何某浙江人。其祖鰲爲刑部尙書。媚嚴嵩。陷椒山先生。子孫能文者多吐血死。或入試。輒見椒山。卽墨污貼出。傳至某。絕意功名。遂就幕席。從周召南。巡撫楚中。決獄詳慎。全活甚衆。遂入籍。靖州順治甲午。舉於鄉。仕至知府。長洲韓侍郎世能。世居陸墓。甚貧。祖永椿喜放生。每早起持帚掃兩岸螺螄入水。忍饑掃踰數里。積四十

年不間。隆慶丁卯。夢金甲神告曰。汝祖父放生功大。從此屢代貴顯。汝官至一品。後仕至宗伯。使朝鮮。賜一品服。世代科甲。六世孫葵。癸丑會狀。亦至宗伯。
雪音州朱承逸。爲孔目官。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哭聲。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哀啼。叩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護以歸。見債家悍僕。羣坐於門。朱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亟歸告若主。彼無所償。迫之何益。吾代還本錢。可

亟以原券來。債家聞之。惶懼聽命。如數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之。後值歲饑。作粥救貧。曾孫名殷。熙寧登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

謙和處己氣象如初

明滇楚周進士。氣象謙和。初赴春官試。與同年遊僧寺。有書生三年黜坐。足不踰戶。衆往致禮。書生閉目不答。衆惡其倨。周獨留。虛己訪之。凡三致禮。書生見其誠。起叙問勞。則田一儻也。命題課藝。題爲湯三使

往聘之。周立成田抹之。命再構。凡就六藝。俱抹之。曰湯三使往聘之。題重尹能致湯之聘。君六藝從湯著筆。此所以誤也。周大悟。益敬服。因詢會試擬題。田曰。今科題爲由誨汝知之乎。一章。周精思爲文。田批抹如前。凡就五藝。曰君文可售。但名數低耳。田以會元自負。抵京入試。果前題。榜發。田中會元。周中二百名外。

萬歷辛未。袁了凡同袍十人計偕。惟丁賓年少謙和。袁謂費錦坡曰。丁兄必第。費曰。何以見之。袁曰。惟謙受侮不答。聞謗不辯。人能如此。未有不發者。開榜。丁果中式。

袁了凡。李霽巖。與馮開之。同在京會試。李直諒益友。面攻馮過。馮虛懷順受。無一言相報。袁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君謙德如此。今年必第矣。已而果中。天不負人人宜力學。凡爲士者各宜勉之。

海昌祝翼模。積學苦志。年三十餘不第。康熙丁巳。開北科。祝由廩捐國學入場。試前投詞杭州府城隍。願

減算求第以慰老親之望。是科復不售。至庚午辛未
聯捷。人往賀之。祝愀然告此。未幾果病。旋卒於京。
明廣信費文年五十餘。館於蒲圻二方。年歸登岸。聞
婦哭甚悲。問之曰。夫負官鏹。將賣妾以償。妾去兒失
哺。必死。是以悲。公詢所負。共十三金。公曰。吾募之同
行者。可完此也。返而問同舟者。皆不應。公捐兩年束
修。盡與之。未至家。三日糧盡。衆皆誚之。或憐而招食。
公不敢飽。比至家。語婦曰。吾忍饑二日矣。速爲炊。婦
曰。無米奈何。公曰。借於鄰。婦曰。借貸已多。侯君歸償。

安可復借。公告以故。婦曰。如此可採山蔬充饑也。攜
筐採苦菜。歸煮同食。旣寢。公熟睡。婦念明晨無糧。終
夜不寐。聞牕外呼曰。今宵採苦菜作飯。明年產狀元
爲兒。婦呼公醒曰。神明告我也。夫婦同起謝天。明年
生子宏。十九舉於鄉。二十中狀元。官至宰輔。公生受
封少宰。

餘干陳生善醫。有貧士病怯幾危。陳治愈。不責報。後
偶宿其家。姑謂婦曰。爾夫由彼活。無以爲報。爾往伴
宿。婦夜往。陳曰。如尊姑何。婦曰。姑意也。陳曰。如尊夫

何婦曰。夫身君賜也。何有於我。陳曰。不可。婦強之。陳曰。不可。不可。坐以待旦。取筆連書。不可。後幾不自持。取筆連書。不可。二字最難。達旦辭去。後陳子入試。主司欲棄其文。忽聞呼曰。不可。復閱。又棄。又聞呼曰。不可。不可。最後絕意去之。忽又聞連呼曰。不可。不可。二字最難。主司因取之。榜出。問之。乃知此故。子聯捷進士。



